

吳福相著

呂氏春秋八覽研究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10070930\*

## 序例

呂氏春秋鑿遠體周，籠罩群言。所謂「鑿遠」，蓋陳述古事，多以史實，明鑿今世，倍覺警惕，誠是高瞻遠矚，慮深思密矣。所謂「體周」，言體大慮周，「體大」，指全書一百六十篇，由十二紀而八覽，而六論，舉凡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皆能深入淺出，提要鉤玄，詳爲論述。「慮周」，指立說有本，敘事有元，述先哲之義，益治國之道，綱舉目張，纖細無遺，總當代之思潮，啟學術之新運，爲牢籠百代之巨著。所謂「籠罩群言」，蓋呂氏春秋創局弘富，廓基峻爽，採諸子精英，薈百家眇義，爲九流之喉襟，雜家之管鍵也。由此可知，呂氏春秋陶冶萬彙，組織千秋，欲求研究成果，珠璣無遺，亦良難矣；況本人既受才、學、識、意之侷促，復遭時間、精力之不允，因而先行研究思想特爲醇正，且爲全書關鍵所在之「八覽」，擬藉此考據與義理之初基，進而探究是書之全貌。今茲擅研，敬持九例：

一、呂氏春秋以元至正嘉興路儒學刊本最古，唯其間脫錯衍訛者猶多。以許維遜集釋本較善，而失審粗校者亦夥。以尹仲容校釋本最爲晚出，雖未必盡是後出專精，要亦可採者多有。是以本書述作，

原文皆據尹仲容呂氏春秋校釋本爲準。至於援引舊說，用弼宏旨，均案作者時代之前後，先錄姓氏，再竟文義，務期比類合誼，以歸至當。

二、本書七章，依性質分：第一、二、三章爲緒論；第四、五、六章爲本論；第七章爲結論。緒論者，是將八覽諸篇之外緣問題，詳加考辨論證，以爲知人論世之依據。本論者，是將其思想淵源、內涵分綱別目，探源竟委，以抉發其思想之義蘊。結論者，既經考證本真，抉發妙諦，因得以歸結出八覽所處之地位、所蘊之思想、所致之影響焉。

三、爲集思廣益，以達窮理深究之目的，既須衍繹原著，以推展大義，復得歸納群言，以闡發微旨，是以本書除推衍故實，條分縷析外，且多與先秦諸子，比較得失，復與西方學說，參較異同，以求得是篇旨趣之所在。

四、讀古人書，不可不知人論世，尤以呂不韋受誣史之妄，千載以下，冤莫得洗，是以本書對其行事之迹，經世之志，特爲闡明發揚，期懲時下人云亦云，因人廢書之弊。既讀八覽，不可不對其真偽、篇目，詳加考證，以還其本真，使重光於世，尤以篇次之研索，先儒無說，今人有論矣，而多雜亂無章視之，良可痛惜！是以本書對其失審之處，詳加分析，又進而剖義析理。蓋呂氏之書，爲秦王不肖，世代相沿，真義莫顯，亦已久矣，是以本書對其人生哲學、政治思想，特加褒揚，冀明其聚集賓客，搦筆染翰之意也。

五、本書重要參考書目，多達百餘種，大致上一至五十六、九一至一〇九爲本論各章之參考要籍；五七

至七二、一一〇至一二六爲緒論各章之參考書，七三至九十爲寫作結論所用之參考資料。以上雖別其歸屬，粗分三類，但彼此可以互濟，讀者不必爲形式所牽。至於排列順序，凡直接關係呂氏春秋者，多按作者時代先後排列，餘者以經史子集順序排列。

六、本書用語，凡引經書及呂氏春秋者，皆以「曰」字稱說，其餘則以「云」字敘述；凡引用師說，則在姓氏之下綴一「師」字。

七、本書寫作期間，每多苦思冥想，猶且滯礙難通，致草稿未定，屢更者再，時有不勝負荷，棄筆廢書之歎。幸經親朋好友之鼓勵，或抄錄臆繕，或精神慰藉，終使本書在授課餘暇，得以順利完成，於此特敬致由衷之謝忱。

八、本書始稿於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冬，至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初殺青，歷時三載有餘。由於資質駑鈍，學識未廣，疏陋之處，無可自掩，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九、八覽諸篇實呂氏春秋精蘊之所在，雖欲發微闡幽，以顯揚其價值；然執筆爲言，輒有不能曲暢其懷之憾，幸吾夫子王師更生，鴻裁衆篇，斧藻群言，如書中義有可採，皆吾師博文約禮，循循善誘之功也。

# 呂氏春秋八覽研究 目次

序例	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呂不韋生平及其著述	九
第一節 呂不韋生平	九
第二節 呂氏著述	一八
第三章 呂氏春秋八覽考	三三
第一節 真偽考	三三
第二節 篇目考	三七
第三節 篇次考	四四
第四章 八覽與先秦諸子之關係	六五
第一節 與儒家之關係	六五
第二節 與道家之關係	七八

第三節	與墨家之關係	八三
第四節	與法家之關係	八八
第五節	與名家之關係	九六
第五章	八覽中之人生哲學	一〇三
第一節	誠義	一〇三
第二節	務本	一一〇
第三節	聽言	一一三
第四節	知命	一一八
第五節	慎言	一二一
第六章	八覽中之政治思想	一二五
第一節	政治起源	一二五
第二節	理想之政治型態	一二八
第三節	理想之人事制度	一六七
第七章	結    論	一八一
參考書目		一九一

# 第一章 緒論

周秦之際，論著甚夥，諸子學術，各有所長，亦皆各有所偏。若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註一）；唯其失也，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註二），繁文褥節，禮擾不悅（註三）。道家以本爲精，以物爲粗（註四），與時遷移，因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註五）；唯其失也，絕去禮學，兼棄仁義（註六），不知悅生，不知惡死（註七），蔽於天而不知人（註八）。墨家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註九）；唯其失也，爲之大過，已之大循（註十），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註一一）。法家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趨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註一二）；唯其失也，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殘害至親，傷恩薄厚（註一三）。名家控名責實，參伍不失（註一四）；唯有失者，其道舛駁，其言也多不中（註一五），苛察繳繞（註一六）鉤鈞析亂（註一七）。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註一八），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唯其失也，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註一九）。縱橫家權事而制宜，受命而不受辭；唯有失者，上詐諉而

棄其信（註二〇）。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唯其失也，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註二一），並使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糞殮而治（註二二）。小說家街談巷語，道聽塗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註二三）；唯其失也，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註二四）。兵家以師克亂，出奇設伏（註二五）；唯其失也，諸侯力征，變詐兵作（註二六）。是以比而同之，仁義任刑，親親兼愛，絕聖崇智，縱橫刑名，各是所善，相非所短，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相反以相成，此當代學術思潮之概略也。

秦自穆公，西取由余，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之世，商君變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及惠文武，張儀用計，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昭襄王時，范雎任相，蠶食諸侯，成就帝業（註二七）；施及孝文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註二八），而莊襄王之立也，嘗爲質子於趙，得不韋破家之助，遂有秦國。故即位之初，封不韋爲相（註二九），使之滅東周，拓秦界（註三〇）。子政立而年幼，事皆決於不韋，且以其奉先王功大，尊爲相國，號稱仲父。當此時也，不韋位尊勢隆，權傾一時（註三一）。此當代政治背景之概略也。

由於學術之衝擊醞釀，其思潮漸趨於兼容並包；由於政治之獨霸兼併，其形勢漸趨於天下統一。不韋欲藉其政治勢力之強大，定衆說紛紜於一衷，期在政治統一之前，求得學術之統一，以成一代興王之典禮，作爲他日治國之寶典。故徠聚天下俊豪，采擷諸子精英，捐棄畛域，彌綸群言，條貫統序，成一家之言。



呂氏書成，嫪毐禍作，株連不韋，卒飲酖死。始皇專制跋扈，既不採呂氏之建國宏規，復視其書爲卜易、醫植之屬，不入焚書之列，是以呂氏之書，不見重於當時，遂致湮沒。及史公著史，極醜不韋人品，千載以下，又多因其人而鄙其書，故研之者少，自漢迄唐，數百年間，惟高誘訓解，而魏徵群書治要，馬總意林多節錄呂氏春秋，供世品賞。及宋黃東發始不以人廢言，董理篇旨，頗有發明。明代校刻序跋，節選眉批，多以評賞爲主。降及清世，樸學大興，校讎揣詞，存古功多。民國以來，析義剖理，啟其萌芽。近年研究風氣，日新月盛，一時佳作如林，計有賀凌虛呂氏春秋的政治理論、李九瑞呂氏春秋思想理論、陳郁夫呂氏春秋擅微、黃湘陽呂氏春秋學術思想、田鳳台、楊宗瑩、王克秋各作呂氏春秋研究、鍾吉雄呂氏春秋學術思想的分析研究、傅武光呂氏春秋與諸子之關係、羅克洲呂氏春秋政治思想研究；唯對八覽諸篇作獨立研究者，尙乏其人，且八覽中之人生哲學，及其理想之政治形態與人事制度，多未涉及；或雖涉及，但由於所重視之思想理論，各有所偏，亦未可謂完備之作。此吾所以將呂氏春秋八覽單獨設篇，加以研究者，其理一也。

呂氏春秋十二紀多言天時，而以陰陽五行爲中心；八覽、六論多論人事，而以立身爲人與政治理論爲中心。十二紀所論陰陽五行，說多怪誕，值此科學昌明之際，實又多不合時宜，而八覽所論立身爲人與乎政治理論，皆恒久之治道，歷萬古而常新者也，尤以是篇思想以儒家爲主導，並參以墨道之勝，棄諸家之偏，合古今之宜，體系完備，可謂諸子學中，獨爲醇正者。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云：「吾儕今日所當有事者，在『如何能應用吾先哲最優美之人生觀，使實現於今日。』……今當提出兩問題，

與普天下人士共同討論焉。其一，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之調和問題。……其二，個性與社會性之調和問題。……吾確信此兩問題者非得合理的調和，未由拔現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諸高明。吾又確信此合理之調和必有途徑可循。而我國先聖，實早予吾儕以暗示。」余意以為呂氏八覽，彌綸群言，統貫有序，其中復多言人事，重視實務，對梁氏所提出之兩問題，從其間多可尋得正確之途徑，加以合理之調和焉；且八覽諸篇，多駭六論，值此西學東漸，吾人雖宜博採西洋之長，然而董理舊籍，溫故知新，亦足以斬蕪出轍，有所發明，其功猶不可忽視焉。此吾所以研究呂氏春秋八覽者，其理二也。

不韋身任相國，集結賓客，著書立說，是書由其主持核定，並有其施政原則與理想寓意其間，自屬可能，然後世因人廢書，致真義湮沒，良可痛惜。是以本書首撰「呂不韋生平事蹟考」，以會觀其生平，分判其行迹，從而知其精神之所繫，進而就是書編次之先後，成書之年代與背景，詳加考證，然後執此以證呂氏之學，以求志士之心，當如日月之皎然。蓋國策、史記之傳不韋，旨趣迥異，論述有別，待考猶多，而史公著書，多據傳聞，如獻姬生子，進自代之事，世人不察，因鄙其人，致千載以下，衆口鑠金，真偽莫辯，是以稽諸史乘，察明原委，廣採衆說，提出質疑，深入剖析，並及於呂氏著述，本乎知人論事之旨，探得是書之精髓焉。故第三章撰「呂氏春秋八覽考」，對其真偽、篇目、編次，就諸家所見，旁徵博引，詳加研析，綜以己說。蓋真偽辯，足以息疑惑；篇目明，足以定義例；篇次考，足以得本真。若此，則有關思想方面之探討，始有落實之處焉。

八覽中之思想多薈萃群言，出於醇正，對儒、道、墨、法、名諸家融貫者尤多。是以第四章撰「

八覽與先秦諸子之關係」，首揭諸家之旨，繼列八覽之文，條分縷析，相互參驗，以明八覽與前列五家相同之論點，相屬之關係，從而知其思想之淵源、脈絡之相承，絕非雜湊泛襲所可致也，因而得以確立學術研究之真價值焉。

八覽中多涉立身爲人及政治理論，故第五章撰「八覽中之人生哲學」，述「誠義」「務本」「聽言」「知命」「慎言」之要旨，及其所以爲之道，以明其思想根基多寓乎此，由「親親」，推及於「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此八覽中重要思想之環節也。

第六章撰「八覽之政治思想」。先就政治之起源論起，並與西方學說參校異同，以明先哲之睿智較之西學，多不謀而合。次敘理想之政治形態，就政治制度、天子職權、天子權限、政長產生、治國之道等方面，條其綱領，以明其所提出德治主義，足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末敘理想之人事制度，就得賢之功、失賢之過、賢士標準、尚賢之術等方面，分列諸節，逐層析論，以明其所提出尚賢之人事制度，可解斯民倒懸之苦。吾人今日提倡政治革新，對其思想義蘊，尤當深切體認焉。

第七章「結論」。首述八覽在呂氏春秋中之地位，以明其爲全書之樞紐，整體之精華焉。次敘八覽所表現之基本思想，如「誠義忠孝」「聽言受諫」「無知無爲」「尚德尚賢」「天下爲公」等，皆歷久彌新，萬古不移之至道，足爲建立現代政治之標竿。末敘八覽對於秦漢政治之影響，以明後世學術思想之陶鎔與駁雜，天人相與之觀念與形態，在在受八覽思想之影響有以致之。

人生理念，因時變化，非一子之說，一家之言所能盡括，必須截長補短，鎔鑄陶鈞，始克有成。

筆者不敏，寢饋呂氏春秋八覽者有年，聚材排比，竟以成帙，竊願是篇之成，使不韋之志業，光大於世，八覽之價值，肯定於今，則不唯對世道人心，有實質之裨益，抑且對當前政治之革新，有相當之參考也。

【附註】

註一 見班固漢書藝文志。

註二 見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註三 墨子非儒下篇云：「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又云：「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又云：「繁飾邪術，以營世居。」

註四 見莊子天下篇。

註五 同註一。

註六 同註一。

註七 莊子天下篇云：「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

註八 見荀子解蔽篇。

註九 參見莊子天下篇。

註一〇 同註四。

註一一 同註四。

註一二 同註四。

註二三 同註一。

註二四 同註二。

註二五 同註四。

註二六 同註二。

註二七 同註一。

註二八 同註二。

註二九 同註一。

註三〇 同註一。

註三一 同註一。

註三二 見孟子滕文公上篇。

註三三 同註一。

註三四 同註一。

註三五 見漢志兵家略。

註三六 同註二五。

註三七 參見史記李斯列傳。

註三八 見賈誼新書過秦。

註三九 寧見史記呂不韋列傳。

註三〇 史記秦本紀云：「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

呂氏春秋八覽研究

取三十七城。……四年，王鮫攻上黨，初置太原郡。」

註三

事見史記呂不韋列傳。

## 第二章 呂不韋生平及其著述

呂不韋傳略，以國策秦策、史記呂不韋列傳、高誘呂氏春秋訓解序言最爲完整，唯國策事簡言略，故未得全貌；史記增華，雖描繪生動，然後之學者，多疑而不決；高誘序言，採自史記，敘述甚略。今綜此三家之說，旁稽史籍，論其生平及其著述。

### 第一節 呂不韋生平

呂不韋，濮陽（今河南滑縣）人，爲陽翟（今河南禹州）大賈（註一），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其時，戰國末年，封建解體，貴族沒落，士民可爲客卿，布衣可致將相，而秦雖僻處西陲，文化落後，然商鞅變法，功效卓著，唯禁止私議，忽視教育，因而缺乏政治長才。故對智高識卓者，必破格任用，如張儀、范雎者，並大握重權，復以民風淳樸，國力殷實，有席卷天下之心，包舉宇內之勢。當此之際，不韋不甘居於四民之末，而思有以作政治投機，並選擇秦國爲其「建國立君，澤遺後世」

之目標。

史記呂不韋列傳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居處困，不得意。」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以爲奇貨，歸與父謀，論定建國立君，澤遺後世，在此一舉，於是往說子楚，子楚心有所悟，遂與密謀深語，故不韋得以暢論當前局勢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嫡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毋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友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註二）

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以廣交賓客，提高聲譽，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西游，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並言子楚賢智，結交諸侯賓客，徧滿天下，復以夫人爲天，並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因而喜出望外，不韋益請其姊說之云：「吾聞之，以色列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木，卽色衰愛弛，後雖



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註三）華陽夫人深以爲然，遂乘機向太子訴說子楚質於趙而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並涕泣求立以爲嫡，其云：「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註四）安國君許之，復與夫人刻玉符以爲適嗣，二人並厚餽子楚，而以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交遊益廣，名譽益盛。

子楚從不韋飲，見不韋寵姬，絕好善舞，因起爲壽請之，不韋甚怒，唯念既已傾家蕩產，欲以釣奇，區區舞姬，何足爲惜？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於秦昭王四十八年（西元前二五九年）正月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秦將王齕圍邯鄲甚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賄路守者，子楚遂得以脫亡赴秦軍，轉歸秦國。趙殺子楚不得，轉而欲殺其妻子，唯子楚夫人及子政，匿焉，母子竟得以不死。

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即位，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是時，趙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安國君立爲秦王，一年即薨，諡爲孝文王。子楚立，是爲莊襄王，尊華陽后爲太后，生母夏姬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西元前二四九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是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註五）莊襄王在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政事皆決於呂不